

齊氏醫案

上海千頃堂書局印行



齊氏醫案崇正辨訛

戎州逸士有堂齊秉慧纂著

男

高東山較錄

受業

楊宗曉溫如張九錚太和古學恒常新王臣傑國祥

較閱

風寒症辨

喻嘉言曰。足太陽主表也。而表有營衛不同。病有風寒各異。風則傷衛。寒則傷營。風寒兼受。營衛兩傷。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立桂枝湯。治風傷衛。麻黃湯。治寒傷營。大青龍湯。治風寒兩傷營衛。此天然不易之法也。

舒氏曰。風為陽邪。衛為陽道。氣行之路寒為陰邪。營為陰道。血行之路風邪之所以傷於衛。不傷於營者。陽與陽相親也。寒邪之所以傷於營。不傷於衛者。陰與陰相接也。故邪雖由太陽而傳遍六經。其風邪終不犯於營。寒邪仍不犯於衛。此陰陽各從其類。不相混也。

喻嘉言曰。太陽為六經之首。主皮毛而統營衛。所以為受病之始。

桂枝湯

桂枝

白芍

生薑

兩各三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考漢時一兩。即今三錢三分。水煮三碗。服一碗。汗收熱退。不必盡劑。否再服。

又否方盡服。後凡服表藥。皆如此法。

服已須臾。歔熱稀粥一碗。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津津微似有汗者。

益佳。切不可令汗如水淋漓。

按桂枝走太陽之表，專驅衛分之風。白芍和陰護營。甘草調中解熱。薑辛能散。棗甘能和。又以行脾之津液而調和營衛者也。

按風傷衛，主桂枝湯。一定之理也。然必察其臟無他病，方可用之。而無虞不然。自當見症加減。若本氣虛寒，宜加薑附。溫經禦表。本氣燥熱，宜加歸地。滋陰助汗。如此之類，詳其兼症。察其二便，問其平日有何舊病與否。其所用飲食，宜寒宜熱，以盡臨症之妙，則神乎技矣。

辨訛一則

難經云：腎之積曰奔豚。則奔豚屬腎矣。方用桂枝加桂湯於足少陰腎。其法不合也。既陰邪上逆，從少腹衝心，悸亂已極，豈猶敢用桂枝之升散，以重耗其陽而愈動其陰乎？仲景必無此法。

偶與景陸閑公談醫。曰：昨見一少年，其身壯盛，患少腹痛，以漸上攻而至心下。醫者用桂枝加桂湯四劑，遂汗迫厥逆而死矣。此誤也。是症乃少陰中寒，宜吳萸四逆湯驅陰降逆，疏庸之輩，謬據奔豚法而放胆用桂枝以殺之耳。予聞而爽然曰：先生高識，足以釋我疑而破天下之惑也。今而後益知奔豚之法不可從也。爰是更進而求之。鏡針者溫經以禦表也。腎邪當不致發矣。

且核起面赤者尚在軀壳之表。曷為必發奔豚耶。此必後人之誤。門人張太和曰。太陽除脾約外。切不可用下法。慎之慎之。

麻黃湯

麻黃絨

甜桂枝

各三兩

生甘草二兩

大杏仁七十

枚

凡用麻黃去根節。醋湯煎煮。撇去浮泡。曬乾。以蜜炒炙。冬月生用。

先煮麻黃數沸。去沫。入諸藥合煎。如前法熟服。覆取微汗。

汪昂曰。麻黃辛溫。走太陽發營分之寒。用桂枝以接引營邪出外。

舒馳遠曰。桂枝湯中用芍藥。以內護於營。而麻黃湯中用桂枝。以外導於衛。此

陰陽互根之妙者也。蓋衛行脉外。營行脉中。營邪出表。必假道於衛。用麻黃發

出營分之邪。用桂枝接引衛外。但用麻黃湯者。當察其人本氣無虧。乃可徑用。

若元陰不足。方中宜加歸地。真陽素虛。宜加附子。肺胃素有蓄熱者。宜加石膏。

何以見真陽素虛。其人平日惡寒喜熱。愛服椒薑。若其人不履辛燥。喜服寒涼。

生冷之物者。自必陰虧火旺也。

又曰。傷寒有傳經之邪。化熱則傳經。未化則不傳。脉靜者。邪未熱也。故不傳。然

不但一日不傳。雖數日而終不傳也。若見欲吐。煩燥脉數。則寒邪化熱之徵。故

為傳也。雖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然必以脉憑之。浮屬太陽。大屬陽明。

弦屬少陽。然不定限日期。必察其所見之症。屬於何經。所評之脉。與何症相合。

否。倘病不合脉。尤必舍脉而從症。看傳至何經。又必轉見何經之症。不然何所徵驗。故仲景復申之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症不見者。為不傳也。總之六經皆各自有定法。參其伍而錯其綜。自無往而有不得之者矣。

大青龍湯

麻黃

六兩

桂枝

二兩

甘草

二兩

杏仁

四十枚

大棗

十二枚

石膏

如雞子大一塊碎

舒馳遠曰。大青龍湯為表寒裏熱者而設。小青龍湯為表裏俱寒者設。白虎湯為表熱裏熱者設。客問曰。石膏之性。寒涼重墜。表藥中所不宜用。而青龍湯中用之。何以不牽制其升騰之勢。而反說能助。何也。答曰。汗者津液之餘也。其人津液素乏。陽邪內壅。則營衛失潤。何由得汗耶。故於麻桂湯中。重加石膏。以全津液。而除煩燥。否則汗亦無所釀矣。是青龍之妙。妙在用石膏。胃陽得之。則熱化津生。煩燥乃解。方中有石膏。猶龍之有水。助然龍之所以為龍者。全藉水以變化風雨。上天下地。不難也。不得水。則尋常尺寸。不能至於斯時也。欲轉之清液。非負大力之石膏。渠將能乎。通斯義者。進乎技矣。

喻嘉言曰。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燥。得汗則解。大青龍症。為太陽無汗而設。與麻黃湯症何異。因有煩燥一症。兼見。則非此法不能解。蓋風為煩寒為燥。故用之發汗。以除其煩燥也。究竟本方。原無汗者。取微似汗。若有汗者。之燥與煩。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惡風脉微弱。是則少陰亡陽之症。與此湯不相似也。

誤服此湯而速之亡陽耶。仲景更立真武湯以救其誤。特為大青龍湯對峙。見一不汗出之煩燥。與雲致雨。為陽亢者。設一則救汗不收之煩燥。燠土制水。為陰盛者。設煩燥一症。陰陽互關。不可不辨。及毫釐之仔細也。

真武湯

製附子

白茯苓

菰首木

白乾薑

各三

白芍藥

按白芍性味

酸寒。生陰壅滯之物。中寒門中不宜用。不如以黃芪易之。方為合法。

喻嘉言曰。真武乃司水之神。龍為藉水可能變化。水者真武所司也。設真武不與之以水。青龍之不能奮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朮附子黃芪生薑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陽。名曰真武湯。乃收拾分馳離絕之陰陽。互鎮於北方少陰之位。其所收拾者。全在收其坎水也。使龍潛而不見。使有一毫水氣上浮。便即得遂其升騰之變化。縱獨用乾薑附子。以回其陽。其如迫汗不止何哉。厥後晉旌陽祖師以仙術斬蛟。捕至蛟龍遁跡之所。戒其家勿蓄勺水。乃從硯池中逸去。可見水怪原有尺水丈波之能。向非真武坐鎮北方。天壤間久為龍蛇之窟矣。其亡陽之症。乃少陰腎中真陽飛越耳。真陽飛越。亟須鎮攝歸根。陽既歸根。豈能飛越乎。故舍天人一至之理。以談醫者。非真至也。

小青龍湯

麻黃

桂枝

半夏

乾薑

甘草

加附子更為合法。

喻嘉言曰。麻黃桂枝湯無大小。而青龍湯有大小者。以麻桂二湯之變法多。而大青龍變法。不過於麻桂二湯內施其化裁。或增或減。或饒或去。其中神化。莫可端倪。又立小青龍湯一法。散邪之功。兼乎滌飲取義。山澤小龍。養成頭角。乘雷雨而翻江攪海。直奔龍門之勢。用以代大青龍湯。而擅江河行水之力。立法誠大備也。昌於分篇之際。特以大青龍湯為綱。於中麻桂諸法。悉統於青龍項下。擬為龍背龍腰。然後以小青龍尾之。或飛或潛。可瀾可伏。用大用小。曲暢無遺。仲景通天手眼。馭龍心法矣。

又曰。或問青龍自為一隊。即白虎且別出。另峙其後。然則脈症之縱橫者。何與青龍事耶。答曰。傷寒中多有忽然自汗。突瀾亡陽之候。雖不犯青龍之藥。早已犯青龍之逆矣。蓋屈蠖者。龍之所以伏也。縱橫者。龍之所以飛也。縱橫之脈症不同。刺穴用期門。期門肝木所主。東方青龍之位也。刺其穴者。正所以制其木。而預彌其亡陽之變。故一青龍方中。張大其施。則天行而為霖雨。挾小其制。則鼓浪而奔江海。馴制其性。則踰越女婢之卑。柔刺其經穴。則銷彌靈幻於寂。若仲景於其奮鬣升天。萬難把握之時。尚以真武一方。坐鎮北方之水。俾地氣不上。天氣不下。所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龍之既升於天者。不得不復反於淵。況未及升騰。可馴可撫。顧無法以制伏之耶。此余所以有會於縱橫之義也。倘其

不然匪但無與於青龍之事。亦並無與於傷寒之事矣。吾不知仲景製方之時。其為龍乎。其為仲景乎。必有倏焉雷雨滿盈。倏焉密雲不雨。倏焉波浪奔騰。倏焉天日開朗。以應其生心之經綸者。神哉。青龍湯等方。即擬為九天之龍經焉可矣。

白虎湯

知母六兩 石膏一觔 甘草一兩 粳米六合

喻嘉言曰。白虎湯但能解熱。不能解表。必惡寒頭身疼痛之表症皆除。但熱渴而求救於水者。方可以此藥與之。

程文倩曰。熱結在表。則身發熱。而時時惡風。以表氣鬱而不舒也。熱結在裏。則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白虎湯中。或加人參。或不加。當視其人元氣何如耳。滌熱除煩。生津止渴。解去鬱結。中外清肅。了無餘義矣。

喻嘉言曰。寒與風俱傷。宜從辛甘發散矣。而表與裏又俱熱。則溫熱為不可用。欲并風寒表裏之熱而俱解之。不亦難乎。故立白虎湯一法。以補青龍之不逮。其藥乃知母石膏辛涼二物也。辛者西方金也。涼者秋令也。酷熱之時。欲求金風薦爽。萬不可得。計惟虎嘯。虎嘯則風生。風生則熱解耳。所以取辛涼一物。偶而成方。以象白虎之陰也。夫青龍變化莫測。方無定體。故各用制伏之法。若白虎乃地獸之靈。得風從而威於震。亦不易制伏之物。况裏熱已極。津液垂亡。元氣所存。無幾而領西方之肅殺。以入胃中。能

是以甘草之緩和其猛

性而入粳米同煎以助胃中水穀之氣虛者更加人參以助胃中天真之氣乃可制之而無患制法早具於一方之內矣世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能豈非以仲景之心法為道法耶

麻杏甘石湯

麻絨

四錢

杏仁

二十一粒
去皮尖

甘草

二錢

石膏

八錢

水煎服

治氣逆變喘飲水灌水表邪未盡諸法神而明之

余觀仲景常言發汗後乃表邪悉解今汗出而喘無太熱當知上焦餘邪未盡宜以麻杏甘石湯散之夫傷寒一症雖云傳足不傳手余閱歷有年所見足經而兼手經者恒多近世醫家每遇足經六傳之症尚爾分症模糊至於兼手經之症鮮不五色無主矣而況全不知分經用藥辨症明晰者乎如太陽陽明兩經合病其邪襲入手太陰必至氣逆發喘者何也要知足太陽之邪由背而貫胸足陽明之邪由胸而徹背肺為華蓋覆於胸背之上明者纔病外感便當早為足經傳手之慮俾得汗出邪散不致留連方稱醫哲曾治王百臣感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兩經合病醫家不知分經用桂枝葛根以合解兩經之邪以通套方藥胡亂雜投以致兩經之病之邪襲入手太陰肺經肺主皮毛統一身之氣者也氣通則汗出氣閉則汗壅是以氣逆發喘未得大下而兼發黃且手太陰肺與手少陰心膜屬相聯若藥再誤其注

肺經之邪。直攻心臟。形如煙薰。髮直頭搖。竟成心絕之候。正如足太陽誤用葛根。即領其邪入陽明之例耳。不然傷寒之邪。過經不解。蘊崇日久。不過襲入厥陰心包已耳。豈有直攻心臟之理哉。吾用柴胡清外邪。大黃蕩內熱。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甘草緩肺急。石膏清肺熱。煎服一劑。得大下。喘止黃退。而思飲食。繼以養營清補。調理兩旬而安。

此余深識仲景製方之妙。端主足太陽經藥。復可於手太陰經用之。故一舉而解手足兩經之危。此法傳之千古。俾後學奉為指南也。須審陽明果有寒熱。方可以用大黃。

陽明經症治大意

喻嘉言曰。傷寒之症。無如太陽一經。風寒參錯。表裏差殊。難於辨認。昌分三篇。先立鄙言。以引其端。後隨仲景原文。闡其立言精意。俾業醫者得其門而入。庶足以窺其富美也。而陽明一經之病治之尤難。蓋胃為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源。多血多氣之衝。乃吉凶生死之所攸關。仲景著論精詳。後人讀之憤憤。今請得而要言之也。夫陽明者胃也。陽明以胃實為症。胃實則皆下症也。然陽明之邪。其來路由太陽。其去路趨少陽。然必辨其在經在腑。在經則遞傳入腑。則不傳。腑症則當下。經症不可下也。庸愚無識。妄守顛門。必俟七日傳經已盡。方敢言下。詎知太陽一經。早有十餘日不解者。若不分經而但計日。其誤下仍在太

陽。至陽明二三日下症即見者。反以計日當面錯過其陽明以趨少陽者。又以計日妄行攻下。而犯少陽所禁。甚至少陽復轉陽明。更不識其症為何症。坐令熱邪在胃。燍盡津液。以致輕者重。而重者死矣。所闕詎不大耶。謹將陽明之症。亦比太陽之例。分為三篇。以太陽陽明為上篇。正陽陽明為中篇。少陽陽明為下篇。其三陰復轉陽明。附於篇末。俾觀者了然。不致差誤耳。

舒馳遠曰。太陽陽明者是太陽之邪。傳入陽明。而太陽尚有未盡者。邪由太陽而來。非陽明自受者。此為傳經之邪也。若合病併病。皆自受之邪。為不傳之候也。然其症雖有傳經不傳經之別。治法總不外乎兩經合治而已。的是陽明經症。必鼻塞前額連眼眶脹痛。發熱不惡寒。法主葛根以解陽明在經之表。

張蓋仙曰。陽明之病。在經主葛根。入裏主白虎。入腑主承氣。不必辨其為中風與傷寒之症也。

喻嘉言曰。發太陽經之汗。即當顧慮陽氣以膀胱主氣化故也。發陽明經之汗。即當顧慮陰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陽明多有熱越之症。胃中津液隨熱而盡。越於外。汗出不止耳。然而陽明症不論中風傷寒。脉微脉實。汗出少而邪將自解。汗出多陰津易至竭絕。業醫者可不謹持其柄。而用重劑發汗。以竭人

之津液也

大承氣湯

大黃

酒洗

芒硝

四兩

厚朴

枳實

二兩

小承氣湯

大黃

生用

厚朴

枳實

二兩

徐忠可曰。此於大承氣湯中單去芒硝。取其能微和胃氣和者緩也。無硝則勢緩矣。謂稍有未鞭。且微通其氣。畧解其熱。緩以待之也。故曰調和胃氣。非調胃之謂也。

調胃承氣湯

大黃

酒浸

甘草

二兩

芒硝

半升

以水三升

煮取一升

去渣入硝微煮少少溫服

舒馳遠曰。調胃者。調和胃氣也。大黃用酒浸。緣酒性上升。大黃得之。則緩於下矣。若不爾。乃隨急性之芒硝。一直達下。而無戀高生津之用。何為調胃耶。大黃之用。酒洗於大承氣湯者。蓋洗輕於浸。是微升其下走之性。總因芒硝性急。恐其直過。未得與邪相當耳。而大黃又生用於小承氣者。以無芒硝勢已緩矣。大黃再製。正如欲用其勇。反掣其肘。庸有濟乎。

再按承氣者。承領一綫未亡之陰氣也。大實大滿。法當急下者。則用大承氣。稍輕。則宜調胃。而小承氣之法。但心下痞微煩。而無實滿。故不用芒硝。較輕調胃。又可知矣。

喻嘉言曰。陽明主藏津液者也。津液充。則不渴。津液少。則渴矣。故熱邪傳入陽

齊

氏

醫

案

卷二

大小調胃承氣湯

蜜煎豬膽導法

六

明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奪之於外。復利其小便奪之於下。則津液有立亡而已。故示戒也。

陽明病。法宜多汗。今反無汗。衛陽不足也。其人不能食。可知。衛陽既虛。不能透
出肌表。故怫鬱皮中。如蟲行狀。虛指胃言。實則痛。虛則癢。若無汗。兼嘔咳厥。法
宜葛根合附木薑半以治之。陽明若無腑症。則厥為陽厥。法宜驅陽之中。仍兼
散逆斯可矣。

蜜煎導法

白蜂蜜

七

用銅器微火熬。頻攪。勿令焦。候鍊如飴。捻作挺。

子長二寸許。頭銳如指。摻皂角末少許。乘熱納穀道中。用手捫住。欲大便時
去之。加鹽少許。亦可。蓋蜜能潤燥。鹽能軟堅。

汪昂曰。蜜能潤腸。以行氣。皂角能通竅。凡表解已而無裏症者。胃雖實亦忌攻。
不可以苦寒傷胃。

猪胆導法

猪苦胆

一枚

取汁入酒醋少許。用竹管子長三四寸。以一半

入穀道中。將胆汁灌入。頃刻大便。

汪昂曰。胆汁寒勝熱。滑潤燥。苦能降。酸善入。故能引入大腸而通之也。

津液枯者宜蜜導。熱盛者宜胆導。如冷秘。削醬薑亦可導也。

馳遠又曰。大承氣之用義。大黃蕩實熱。厚朴通氣壅。枳實破氣結。芒硝能軟堅。

而兼潤腸中之乾瀉也。

曾治白以采患腹痛作泄。逾月不愈。薑附服過無數。其人稟氣素盛。善譙啖肉食。因自恃強壯。病中不節飲食。而釀胃實之症。大便轉閉。自汗出。昏憤不醒人事。譫語狂亂。心腹脹滿。舌胎焦黃。乾燥開裂。反通身水涼。脉微如絲。寸脉更微。殊屬可疑。予細察之。見其聲音烈烈。揚手擲足。渴欲飲冷。而日夜不寐。參諸腹滿等症。則胃實確無疑矣。更察遍身冰冷。厥熱亢極。隔陰於外也。脉微者。結熱阻結中焦。營氣不達於四肢也。正所謂陽極似陰之症。急與大承氣湯一劑。無效。連服四劑。無效。予因忖道。此症原從三陰而來。想有陰邪未盡。觀其寸脉其事著矣。竟於大氣湯中加附子三錢。以破其陰。使各行其用。而共成其功。服一劑。得大下。寸脉即出。狂反大發。予知其陰已去矣。附子可以不用。單投承氣。病勢略殺。連服四劑。前後芒硝大黃各服半斤而安。可見三陰寒症。因有宿食。轉屬陽明。而成結燥者。有如是之可畏也。

曾治張天元患腹脹。不大便。來寓求治。診其脉微而瀉。古潤不渴。予告之曰。此裏氣虛脫症。已具法當扶陽固腎醒脾和氣。使收藏之本固。則氣化歸元。而化自行。脾氣有權。則健運行。而升降清。其患當自愈。其家以予言迂也。聽醫用下。大便暫通。腹脹因減。彼以為有效矣。予知其必死也。次日復閉。腹脹加甚。於是

又下。閉脹愈加甚焉。更下之。卒不能通。則氣壅而死矣。噫。庸醫殺人。恬不知改。頑夫受殺。實可憫也。

經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所以惟有下奪一法。奪其土而邪自不留耳。否則邪住腑中。漫無出路。迨耗盡津液而死也。若其人津液足以供邪。雖留連日久。而亦不死。且腑中之邪。久而久之。仍從外轉。或反來路而還太陽。或趨去路而往少陽。此又不傳中復有傳之妙理也。然其權實賴中土以為之總司。

嘉言有曰。即如天以四時成歲。中土各旺於季月之末。然後木庇其根。火收其焰。金銷其肅。水藏其瀾。使非傳之中土。則木火金水不能相貫。何以化機盈晦不息乎。人之飲食入胃。清氣升。濁氣降。渣滓不留者。其妙惟在於傳。設一時不傳。則積滯而不化矣。至於仙家攢簇五行。東三南二。木火相戀。歸於中土。西四北一。金水相親。歸於中土。其妙更在於不傳。設傳則流散而不造矣。然則中土之傳與不傳。足盡天人之蘊。又何疑於多事哉。

陽明病大便溼者。胃中虛寒也。潮熱者。虛陽浮越於外。非胃實也。兼見胸脇滿者。是胃中流飲。旁流入脇也。雖屬少陽。陽明不宜解表。當用芫朮參半薑砂草果。理中逐飲。而病自愈。小柴胡湯不合也。

按陽明不大便其胃實矣兼見脇下鞭滿飲邪上逆而為嘔鬱蒸而結胎當用芩木砂半補中滌飲草果以破脇下懸飲合小承氣微蕩其實乃為合法小柴胡湯不中用也

舒馳遠曰少陽經本有渴服柴胡湯則病愈而渴未有不止者今不但病不解而反有加何也乃邪熱轉歸陽明而成胃實症也以法治之自是斟酌白虎調胃耳

附太陰轉陽明一症

按脾脉主緩症本發黃若小便利則濕行而黃可免若大便鞭則胃有風燥因復轉陽明

附少陰轉陽明一症

按少陰本氣虛寒者多自利此言六七日不大便是必熱邪內助真陽矣加以腹脹邪轉陽明此少陰負而跌陽勝在立盡不可緩也法宜急下以救之

附厥陰轉陽明一症

按此症為熱結旁流法宜附子湯合小承氣湯單小承氣非法也然下利譫語者亦有陰陽虛實之分辨但見嗜卧目瞑身重惡寒而無煩渴惡熱等症

兼見乃屬虛寒純陰之症不可妄用大黃必有陽明熱濕徵驗方是熱結旁流但只譖語不足為據也

治驗

曾治王玉珏未發譖語外見頭眩嗜卧身重惡寒便泄不渴夜間發熱漸加大熱不惡寒轉惡熱掀去衣被揚手擲足身漸出汗漸至大汗其勢方解明日亦復如是醫經半月無效予細察之果何症也將謂陰盛格陽於外耶亡陽之症無此大熱將謂三陽之表熱耶并無頭項腰背骨節疼痛及耳聾口苦等症且未見煩渴飲冷白虎非所宜也以此而論定為熱結旁流矣不煩渴者乃為結燥隱匿腸間不在胃腑故不能耗其在上之津液也吾用黃芪白朮炮薑附子半夏故紙重加大黃一劑而下燥屎二三枚是夜不發熱矣於是方中去大黃數劑而全愈

曾醫繼唐魏舅氏善人也身舉孝廉形體素豐謙恭仁厚自謂六十後多食則脹悶今年七十有三目精不慧近視不明六七年矣乃一日午膳後縣尊請商公事時當酷熱過勸菜豆粥一碗是夜下利數十次不能起床起則眩暈明早診視按之六脉沈細而微其糞內帶清水愚曰此太少二陰驚澹之症而兼陷暑邪也雖有外邪不可清解法當大補中氣扶脾固腎溫經禦邪